

卷之十六

苟富而骄。

传曰：坐井观天而小物，逸居无教以自甘。马前呈晏御之能，龙断奋螳螂之臂。繁台阁上，区区求捧砚之名；蔡水河边，我我炽软盘之醺。此皆苟富者之所以为骄者也。尔自为骄，谁美尔为骄哉。惜其莫悟，我今苟富而骄，则异日便当有苟富而骄之罪，太上明以示戒，岂不然乎？不闻老子所谓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之说乎？孔子曰：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死於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，道充者未易测量。昔范文正公未遇时，与刘先生读书于长白山。日煮二升粟米，俟其凝，割为四块，旦暮各食其二，其後皆至参政。韩亿、李若谷少尝同途赴试，共有一被一毡。每出入，则互为仆从，其後亦皆参政。朱昂拾桐子而读书，孔延之斫松明而读书，其後皆为侍从。李行简家贫乏纸，聚木叶而学书；李虚舟家贫无书，动辄假本於人，其後皆至待制。杜衍少极贫，常往来於孟洛间，佣书自给，其後官至枢密。王随少极贫，尝遭人饭糗，被执到官，其後官至参政。然则道充者，与苟富者，岂不万万远乎？又如石徂徕为举子时，读书于南都。时侍郎王济闻其穷困，因宴客，饷以盘飧。却而不受曰：今日固好，明日如何？横浦幼年处学，正当苦寒，衣衾不备。乡里富人，有以裘衣为送者，亦却而不受曰：志处贫困，正是做工夫时节。若不痛自节抑，则贪欲心生，廉耻丧矣，工夫安在？若数君者，所守如此尔。苟富者，可得骄乎？

赞曰：

财以苟得，背义伤仁。经营莫夜，白日骄人。穿窬扬扬，华轩綉茵。夸示陶富，笑讥宪贫。成败飘忽，西风庾尘。

苟免无耻。

传曰：佛言：我有二白法，能救一切众生。何名二白？一曰惭，二曰愧。惭者，不自作罪。愧者，不教他作。惭者，内自羞耻。愧者，发露向人。惭者，羞人。愧者，羞天。无惭愧者，名为畜生。此《涅槃经》之说也。又言：惭耻之服，於诸庄严，最为第一。惭如铁钩，能制非法。若离惭耻，则失功德。心若惭愧，怨罪两空。此《遗教经》之说也。而吾夫子亦曰：行己有耻。《礼经》亦曰：临难毋苟免。今也苟免，而又复无耻，为何等人乎？大抵耻之於人，不可须臾离也。苟无其耻，则无耻之耻，无不为矣，岂复更问。昔僧愿成，好符籙，善禁咒。王?幼乎夜啼，愿成一咒即止。?大敬之，荐于章申公子厚。时子厚察访荆湖南北二路，有意经略溪洞。或言蛮人多行南法，畏符籙。子厚至辰州，即令愿成同张裕、李资明夷中等，先入江南受降。愿成等至洞，乃敢逞欲不检，大至秽乱蛮妇。酋首元猛不胜其愤，尽将裕等刳散于柱，次至愿成，愿成搏颊求哀。猛素事佛，贷而不杀，遂得清脱。既归，犹以入洞之劳，得紫衣师号，自称廉访大师，乘大马，拥挝剑以自随，略无愧色。是有耻乎？平日诵经，所谓二白铁钩之说，果安在乎？樊太博立与致政屯田王揆，里閭亲交，俱老于乡。一日，王揆作六()活诗，以议时政。宪漕捕立以肋揆，立义簿无守，悉以揆平日游从之事卖之，以求苟免。由是揆坐谤讟，削籍远窜。立独以告发免罪，寻复加秩。其诰词中，有为尔交者不亦难乎之句。当时清议，从可见也。立犹昂然拜命，略无三褫之羞，是有愧乎？平日读书行己，有耻之说，果安在乎？

赞曰：

苟免偷活，无耻求容。为子不孝，为臣不忠。汉陨张禹，晋隳贾充。始患得失，终蹈奸凶。何以惩之，伯夷之风。

认恩推过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教人修心，即修道也。教人修道，即修心也。大抵即心是道，未言修道，先富治心。是以前辈治心，将躁则安之，将邪则正之，将求则舍而抑之，将浊则清而澄之。行止於是，造次於是，久而物冥乎外，神监乎中，自然心地坦然，一道平正。认恩推过之念，固亦无自而起。昔王文正为相，莱公使人私公，求为使相。公大惊曰：将相之任，何可求耶？且吾不受私。准憾其言。已而制出，除准为武胜军节度使，同门下平章事。准入对泣谢曰：非陛下知臣，安

得有此？上曰：此王旦荐也。准始愧服，以为弗及。李文正为相，士夫有以差遣为请者，公察其可用，则必正色却之，既而擢用，绝口未尝与言。子弟曰：曷不使之知乎？公曰：用贤人主之事，若使之知，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。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当？若二公者，肯认恩乎？魏仁溥事周为相，世宗性褊急，峻於刑戮。内职近臣有忤旨者，仁溥必归罪於己。以营救之所活者，十常七八。曹武惠初与王全斌同伐蜀，全斌杀降卒三千余人，武惠谏，不听。及归，上大怒，必欲鞠勘。武惠乃自诬伏，全斌由是获免。及武惠再受命，伐江南，上面戒曰：此番无得如在西川时，妄乱杀人。武惠始以实对，且曰：初所以坚自伏者，不欲使全斌独得罪也。由是帝益重之。若二公者，肯推过乎？当知认恩推过之人，特其不能治心，不免旋踵及祸，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说，而告之哉。

赞曰：

欲人之悦，恩不我有。惧之之谤，过必我受。认恩推过，怨怒之藪。己掠其名，谁执其咎。冰炭置肠，扁鹊惊走。

嫁祸卖恶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生我者神，杀我者心。今也嫁祸於人，而祸还自及；卖恶於人，而恶竟自归，非自杀乎？昔姚孜庆历间，同舒州桐城县主簿王虎，被檄前往大云仓，盘量上供米麦。孜受监专等金银财物，虚擅欠折正数小麦八千余石，回申上司。虎但见姓书名，初不知之。及事败，送寿州根勘。孜不欲独受贓名，乃将元受金托一只，银托五只，漆为漆托，副以他物，遣亲信送与王虎。度虎不受，先教所差人诈称中路溺水，书偶渍坏，请暂留信庵，俟归别取书来。虎不疑，留之。未几，上司忽有文字，备坐寿州勘院公文，追摄王虎起狱，照对姚孜受贓公事。虎至此始悟为孜所卖，悔已无及。洎到狱，孜乃厚诬王虎，以为实同受贓。寻於王虎家，抽到元受托子，集行人验视，果皆良金。虎语塞不能对，俄至气结而卒。孜因百计厚赂推勘，尽将所坐坐之，孜遂得脱。後数年，通判潞州。一日出游淮上，而王虎游魂亦游，隔岸遂得执孜，不复放舍，自此即恍惚如狂，常若与人欧击，甚至口鼻流血。既复苏，如是三年，每年必五七作。医巫法籙，皆不能治。时钱延年知潞州，陈冕为运使。因为闻奏朝廷，乞暂差道录宋之才到州救度之。才既到，即为闻奏真武真君，初()奏牒，则孜已从卧榻趋出俯伏於真武案前，细自陈白：当初实是孜起心受贓，非干王虎之事。孜洎事发，又不合嫁祸於虎，至令虎冤死，敢望慈悲，特赐原赦。时钱延年命吏从傍录其语，俟醒示之，孜大惭，即日致仕，未几遂死。郭黄中知云安军，十里外有西霞宫。公一日，诣宫烧香，梦主宫之神告曰：公惠顾此邦，邦人受赐多矣。然事有隐匿，不敢不告。明日当有解屠牛者至，九人之外，公宜察之，庶几罪不枉。及诘旦巡检司，果缚九人解来，有一兵自称捕获，欲请功赏。盖牛乃兵杀，嫁祸九人，而又执之，以希赏也。公一诘，遂伏。呜呼，一则已尘真君圣听，一则先为主官所知。然则嫁祸卖恶，是可为乎？天诛阴遣，岂遂已乎？

赞曰：

祸福自己，善恶由心。谨其在我，外患莫侵。嗟彼奸慝，城府险深。陷弈弈设，干戈相寻。潜虽伏矣，上帝汝临。

沽买虚誉。

传曰：南岳夫人曰：人随俗习，要求华名。譬如烧香，众人皆闻，不知熏以自燔，燔尽则气灭，名立则身绝，是故高人晒而远之。希夷真人戒神放曰：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之所深忌。天地间，无完名。子名将起，必有物败。然则名之於人，岂不重乎？有其实者，尚尔不可，况沽买乎？昔盛俊民，参政度之子也。少以逸才自负，举进士殊等，声名益振，人莫敢为之先。及庭试，王拱辰居第一，俊民大不平之。他日，梦游阴府，谒主者，请问所以坎()之由。主者曰：公乃隋越国公杨素後身，已更数世矣。率贫不自振，因说在隋时事受报，自当如此，此生亦终坎()福业虽异，才不易也。俊民闻之大沮，後果无成而卒。呜呼，以昔日之杨素，而为今日之俊民，固已自天而坠矣。然不失男身，是犹愈於受女身者。李庶为尚书，以清辩知名。徐陵一见，大加敬叹，自谓弗及。庶亦颇以自负，初未得子遽卒。其妻元氏，改适赵起。一夕，梦庶哭曰：我明日当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东入穷巷刘家为女，彼家极贫且多女，必不见养。万一又死，那知更入何处。幸念夫妻旧恩，急来乞取我去。元氏不答。庶曰：卿意似憐赵君，吾当自告。既而，赵亦得梦，与元氏同。黎明持金，访求其家，则果生一女，已覆在水盆中矣。赵急救取以归。呜乎，以昔日之李庶，为今日不举之女，则甚坠也，岂不又甚於杨素之坠乎？安知非声名籍盛时骄矜轻薄之报乎？

赞曰：

中必形外，名以宾实。盛德至善，英华日出。誉假甘陵，声浮少息。巴豆疮成，梃鞭价溢。案以春秋，诛心之笔。

包贮险心。

传曰：持地菩萨白佛言：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於世，我为比丘。但

凡要路津口，田地险隘，有不如法，妨损车马，我皆平填，或作桥梁，或负沙土，如是勤苦。经无量佛出现於世，至毗舍浮佛现在世时，国王延佛设斋。我於尔时平地待佛，毗舍摩顶，谓我当平心地，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我即心开，见身微尘，与世界微尘，等无差别。微尘自性，不相触摩，得证圆通，号曰持地。然则心地，其可不平，险可贮乎？大抵小人行险以侥幸，固非智虑所能防者。昔侍中曹利用以勳旧自处，虽太后亦严惮之。凡内降恩泽，利用多执不行。所执既多，其有三执，而又降出不已者，亦不得行。久而遂为小人所窥，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，必又一请。太后曰：侍中已不行矣。请者曰：臣已告得侍中你婆，或言告其亲春，言已许矣，利用实不知也。已而降出，但以三执不获行之。由是太后大怒，曹芮之祸端起乎此。陈贯为三司副使，有一胥极猾，潜通权幸，省中之事，率以咨之，当声喏时，为使副者阳为伸欠，如不敢当其礼状。贯闻而不平，必将逐之。胥知其意，奉事弥谨。岁余，举无留事，陈亦稍以善待，偶因燕客付钱，委令办集。不知其心者，包贮也。明日，其胥乃携十岁女孩，帮于东华门街曰：陈省副某日请某客，令我为之办集宴席，所需十未具一。为之奈何，今卖此女，须得若干钱，方可办也。因结皇城司密诏者，俾潜以闻。朝廷信之，几欲便行黜降。赖宰臣办解，乃已岁余，竟以此罢。呜呼，二人设心，不为险乎？其险如此，是可防乎？

赞曰：

险心万仞，内生五兵。义府微笑，林甫柔情。对面莫测，祸福若惊。自诧智数，妙於神明。诘知造物，视於无形。

挫人所长。

传曰：罗仲信问龟山曰：尽其心者知其性，如何是尽心底道理？龟山曰：未问尽心，先须理会心是何物。夫心者，明白洞达，广大静一。若理会得了然分明，然後可言尽心。理会未得，心尽个什麼？大寂禅师曰：人之心性，譬如寒月。当其寒时，水结为冰。及至暖时，冰释为水。众生迷时，结性为心。众生悟时，释心为性，亦复如是。呜呼，此皆教人，使知识心明性也。挫人所长者，能知此乎？昔穆修有诗名，多游京洛。有题其诗於禁中壁间者，真宗一见，大加赏叹，问为谁诗，左右以穆修对。上曰：有文如此，公卿何不荐来？晋公一言沮曰：此人行不逮文。由此一语，上不复问。晋公此心，为明白洞达，广大静一乎？为释心为性乎？此其所以死无其地也。张乖崖在蜀，有录事参军以老病废事。公责之曰：胡不归乎？明日参军即求去，且以诗别，其略曰：秋光都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归兴浓。公惊谢曰：此吾过也。同僚中有如是诗人，而吾不知，岂不为过。因固留慰荐之。使於尽心知性之学，释心为性之说，无所悟入，能如是不乎？此其所以了达生死於未死之前，已能前知月日，密记於遗像之上也。古语云：一念才差，霄壤有间。

赞曰：

人有片善，如睹瑞物。长养成就，勿使撓拂。谁生伎心，乃底湮没。揜彼良贵，增我怠忽。害己损人，祸深刺骨。

护己所短。

传曰：或问孙真人曰：养性之说，愿得闻之。真人曰：夫养性者，养成自性也。要在百行周备，虽绝药饵，可保延年。苟获德行不充，虽日饵金丹玉液，亦自无益。然则人於日用，短可护乎？苟或护短，则日用莫不皆短，可胜言哉。惜其莫悟於短不护，久而养成自性，不复有短，即名全体善人，去仙何远？昔黄万佑修道於黔南无人之境，王建迎至成都，尽礼师事。一日，请问服食之法。万佑曰：吾非神仙，亦非服食之士，惟能虚心养气，仁其行而黜其过耳。既而恩归，不复可致。刘谊世为名阀，少又登第，不十年，官至二千石。崇宁间，尝知汉阳，每遇暇日，必诡服微行，往来於大别山中，日与田夫野()语，凡郡政便否、民间疾苦，无不询访。事有未便，度其可革，归即革之，竟遇异人，遂得度世。若二公者，其於短也，是肯护乎？复有短乎？此其所以养成自性，终能得登仙品。请为更陈其次，庶几好护短者，各知切戒。李及历跻臬仕，临死之日，乃召其子谓曰：吾平生无他过，惟知杭州日，偶市白集一部，此为恨耳。蔡君模尝以小吴牋大书特书，以美其事。黄宗旦知苏州，王质为通判。一日，捉获盗铸钱者一百余人，送狱根勘。喜谓质曰：此皆某以术阴鉤得之。质愀然曰：事发无踪，公以术阴鉤，而置之死地，尚为喜乎？宗旦不觉身去，坐榻谢曰：微君之言，吾几失矣。大抵前辈率多如此，求之今世，岂无人耶。欲为其人，即其人也。

赞曰：

隐讳之疾，无药对治。怙非迷复，终凶可期。众善难入，万恶所基。先圣有过，幸人之知。彼护短者，贤於仲尼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六竟

🕒版本号 #1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6:01:02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6:01:33